

# 亲亲竹篮情

■仙源竹韵



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竹篮对于我来讲并不陌生，大哥曾用它背着馒头读了几年的初中，母亲曾挎着它走亲戚、拾棉花、淘粮食，父亲曾挎着它到集市上买油盐酱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时每逢周三或周六是大哥回家拿馍的时间，因当时好面少，母亲怕大哥上学累坏了身体，都要为大哥做些花卷子（在红薯面里掺些小麦面，因没掺匀而形成的黑白相间的馍层）以增加营养，我还专门向大哥讨过花卷子馒头呢；冬天我和二哥还要冒着凛冽寒风，用压水井里的水为大哥洗半竹篮红薯让他拿去上学。直到大哥上高中了，学校不允许个人拿馍而改为拿麦，他才不肯背馍篮子。

那是1984年8月中旬的一天，大叔送我到王皮溜镇中学北院报到。第二天是我第一次拿馍上学的时间。那天早饭后，父亲把我的软床和铺盖装上架子车送我上学，娘把大哥用过的竹篮子交给我，意味深长地说：你大哥就是背这个馍篮子考上高中的，家里的活不让你干，你要像你大哥一样好好上学，长大好有出息。从此，我接过了大哥背馍篮子求学的接力棒，从一个赤膊光背的农家娃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初中生。这个竹篮子就与我朝夕相伴了美好的初中生涯，令我终生难忘。

家里人多地少，又没什么副业收入。父母虽勤勤恳恳，不辞劳苦，一方面要养家糊口，另一方面还要供养我们兄弟几个上学，地里种出来的粮食常常卖了用来交书钱学费或买农药化肥，因而常常不够吃的。那时候，学校让学生背馍，伙房的师傅负责馏热。同时，学生可以从家里带小麦交到后勤会计那儿换取稀饭票，一斤小麦十张票，一张票可以换一碗稀饭。学校还规定，每周回家拿两次馍：周日下午到校，周三上午回家拿馍，下午到校；周六下午回家拿馍，在家休息一天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因每一个拿馍周期我需在学校吃七顿饭，就掰着手指头算七顿饭要七个馍，故而每次拿馍时只拿七个。母亲每每让我多拿几个，我总以一顿一个够吃的，拿多了吃不了，反而还得背回来为由拒绝多拿馍加重家里的负担。

殊不知，天有不测风云。1984年11月的一天，天阴沉沉的，下了一上午的雨雪。放学了，我随着同学们飞快地向寝室走去，一进寝室我惊呆了，挂在墙上的馍篮子滚在地上，竹篮里的馍不翼而飞，竹篮边沿被撕破，还弄上了一些泥水和麸皮。后来经询问得知，是上午谁家的一头老母猪造访了我们寝室，挂得高的馍篮子安然无恙，有那么三四个挂得低的无一幸免。

怎么办？离回家拿馍还有两天。我只好向班主任请了假，缺了唯一在初中上学期间一个下午的课——回家拿馍。当我踏着泥泞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乡间的道路上时，我的心里一片茫然，诅咒那头该死的猪，那么多的好馍不去吃，偏偏吃我的掺有高梁面的杂面馍。回到家，母亲帮我擦去馍篮子上的泥污，又用刷子刷刷，父亲帮我把母猪撕破的竹篮边沿用细铁丝拧了拧，带上母亲新蒸的馍，匆匆上路了。当我头顶蛇皮袋，迎着鹅毛大雪，胳膊挎着竹篮走出家门的那一刻，我看见母亲的眼里噙着泪花，一路上我的眼里都是湿湿的，心里酸酸的。

自那一次经历之后，我找了一根大钉，让个子高的同学把我的馍篮子挂得高高的。从此，再也没有发生篮子里的馍被猪偷食的事情。

每次回家拿馍返校的路上，为了能够提前到校学习，我常常迈着飞快的步子，把同村的电话叔撇得老远，右胳膊累了换成左胳膊；有时还要一个胳膊挎着馍篮子，一手掂着十余斤的小麦，到校的时候，弱小的胳膊上勒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红印。那时候，电话叔家庭条件比我家好，他拿的是纯好面做成的白面馍，我拿的馍要么是掺有高梁面或玉米面的杂面馍，要么是家里磨面时为了多出二斤面，往往比人家多磨两三遍，做出来的馍就会比较黑。因而上学时我常常用毛巾将馍盖得严严的，惟恐风将毛巾刮起来让路人看见。到后来上初二时，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将馍篮子换成了塑料蔑编成的精巧轻便的提篮，我还在挎着竹篮上学。常常是去时半篮馍，回来时半篮馒头，这些馒头是家庭富裕的同学有时吃不完扔的，有时是因夏天天气热，馍长了馊子扔掉的。拾馒头的事儿是一次我无意中告诉母亲，学校里常有一些学生馍吃不完就扔掉了，她便安排让我拾回来喂鸡。殊不知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母亲将那些块头较大的挑出来，做饭时放在灶膛里烧着吃。母亲说：“都是好面馍，扔了怪可惜的，就是有点馊子，揭揭皮照样能吃。”听得我的心里一阵酸楚，心想长大了一定让母亲天天有白面馍吃，有好日子过。

竹篮还是母亲走亲戚时盛放礼物的器具。小时候，母亲去姥姥家或三个姨家走亲戚，放学了我总要到村口去接她。春季，我总能在母亲挎的竹篮里找到一两个鸡蛋；秋天，我总能在母亲挎的竹篮里找到三两根油条，抑或沾着油条味儿的一两个黄梨；年关走亲戚时，我总能在母亲挎的竹篮里找到姥姥回过来的枣山馍、面猫或绿豆丸。这对于几个月不曾吃到鸡蛋和水果的我来说，无异于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，令我欣喜若狂，想念良久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我那勤劳、善良、待人热情厚道的母亲，还没来得及及享上几天清福，在我家境况刚有所好转的2005年春，无情的肺癌夺去了她可怜的生命，永远离开了她和父亲曾经经营了近50年的家，离开了她的儿孙们，也带走了她和我关于竹篮的故事。

现如今，在老家人除了用竹篮淘洗小麦，盛放一些杂物外，很少再看到它们的身影，竹篮这种原来与人们朝夕相伴的家什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，甚而销声匿迹了。而每当我看到街上卖竹篮的篾匠，他们一边编竹篮，一边叫卖，半天下来还不曾卖出三两个，不禁为这些篾匠的命运和竹篮的命运担忧起来。是啊，时代不同了，竹篮在农村已很少用，更何况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呢？为什么人们总是热衷于掏钱买塑料袋盛放日用品，破坏自身的生存环境，而远离了竹篮这种环保经济的器物呢？我的心不免愈加沉重起来。

# 幸福都是一样的

■宋沅沅

小区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，男的因小儿麻痹后遗症，行动需要轮椅辅助；女的个子矮墩墩的，相貌平庸。他们二人在小区门口摆了个卖煎饼的小摊儿，女的手脚麻利做煎饼，男的在一旁帮着打下手。无论酷暑严冬，夫妻俩每天都按时出摊，在摊煎饼袅袅升腾的热气中，时不时飘出夫妻俩打趣的欢声笑语，有时逗得买煎饼的顾客也跟着一起笑。

天气好的时候，夫妻俩就把家里的被褥拿到空地上晾晒，女的个子矮，总是栓不好晾衣绳，禁不住抱怨起来，男的听见了，笑着说：“天塌下来高个儿顶，砸不着你！”女的笑着捅男的一拳。有时一阵大风将他们晾晒的被单刮跑了，女的便急急匆匆追去，不小心跌一跤，男的嗔怪：“这风没你跑得快！你急个啥？”简单的几句对话，含着幽默，透着情爱。

在旁人看来，丈夫残疾失去劳动能力，妻子没有正式工作，靠摆煎饼摊养家糊口，这是多么不幸的一家人啊！可惨淡的生活并没有让夫妻俩对坐垂泪。相反，他们用相依相偎的真情把生活的苦酒一点点变甜，剥去层层艰辛，让幸福浸润每一天。

多年前的我，被单位解聘，又赶上房东家的儿子结婚，我居住的出租屋被收回，在凄凉的冷雨中，我和丈夫拖着行李到处找地方安身，头发湿淋淋贴在脸上，一双脚犹如踩在冰窖里，那情景，在别人看来也是相当落魄不幸。然而，我们相互依偎着，同吃一碗最便宜的素面，感受到的是最贴心的幸福。

我忽然明白，幸福都是一样的，锦衣玉食是幸福，那耀眼的光芒富丽堂皇；贫寒相守也是幸福，它弱小却不卑微，暖暖的叫入铭记一生。

# 因为爱情

■杨戈

前些日子，母亲生病住进了医院，与我母亲同病房的19床，是一对平凡的中年夫妻。妻子得了乳腺癌，正在准备接受化疗。

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物。男人不潇洒，女子也不漂亮。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夫妻中平常的一对。起初我并未留意他们，可是不经意间，我却发现，美好的爱情，在这一对普通夫妇身上，朴实无华的绽放。

那是一个黄昏，照顾母亲打完针睡下后，我正在一旁静静读书。突然，耳畔传来了窃窃私语声。我忍不住抬头望去，是19床那对夫妻在说话“这些天，你辛苦了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，我不治了。”妻子温柔地看着丈夫，手指轻柔地划过男人的眉毛、眼睛、鼻子，眼里流露出的的是深深的眷恋与不舍。丈夫紧紧攥住妻子的另一只手，很紧，好像一不小心妻子就会从他的身边飞走一样，眼睛里满满当当全是情。“别傻了，以后我啥也不让你做，只要我回家的时候，家里有个个人在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来给你洗洗脚活活。”

接着丈夫打来了一盆热水，拿起毛巾，捧起妻子的脚，给妻子仔仔细细洗起脚来。他的目光坚定而又柔和，捧着妻子的脚在怀里，像揣着一件价值连城的人间至宝，偶尔他抬起头和妻子的目光对视一下，随即又像被窥破心事一般羞涩的低下头去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嘴角却泛起笑意。热水升腾起的氤氲将两人萦绕，这对平凡夫妻的身姿，在我的视线里变得模糊起来。我无意窥探别人的隐私，可却觉得他们的爱情异常精彩。被这对夫妻之间流露出的深深的爱，浓浓的情所打动。

这是一对平凡的不能再平凡、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夫妻，他们也许没听过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的誓言；不明白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浪漫。可是他们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：“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”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爱的故事，演绎了一曲深情的爱的颂歌。也让不经意的我受到了一次爱的洗礼。更深深的懂得，原来陪你细水长流才是爱的最高境界。



# 冬荷之恋

■高红

入冬，第一场冬雨下得如秋雨般缠绵，细细的雨丝没有侵骨的寒意。

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的诗句，把我引到了荷池边，想看看冬雨中的荷，真如诗中写的那样凄凉哀怨吗？驻足河边，放眼望去，满目的残荷，荷叶的枝干干枯了，有的折断垂首；有的光杆傲立；有的叶面焦黄；有的布满洞孔；有的散落于水面，漂浮其间。雾中更是一份悲凉。

“荷尽已无擎天盖”。那曾经碧圆的叶，皱了、残了、落了，夏荷带走了所有的清新和美丽。

想着往日满湖青翠，万花点缀，不免神伤。突然，一幅美丽得令人心颤的画面，让我再也无法把它们称为残荷，它们是冬荷。冬荷原来是这般美妙，那是怎样的落寞与凄美的完美组合。离岸不远的水中，一个倩影映入我眼帘，一朵盛开的红荷，像一朵不败的夏花，依恋在残叶旁边。一片荷叶枯黄之中泛着淡青，

周边均已卷曲起皱，它们如同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，更像是满湖老去的荷在讲述一个美丽的不老神话。一个悠长而美丽的故事，一对恩爱伴侣致死不渝的爱情，不管是狂风暴雨，不论是冰霜冷雪，都不能摧毁这坚贞的爱情。

红荷玉立容颜，  
几度寒风卷；  
傲骨铮铮，  
不惧险。

多么感人的画面，秋去冬来，岁月无情，花自傲，无论盛衰枯荣，冬荷都能以淡然面对生命的过程。

冬荷，没有娇饰；没有掩藏，坦然地接受着这惨淡的结局。当繁华过后，那份凝重的壮美竟也这般惊心动魄。

繁华容易过，落魄自难守。冬荷面对沧桑淡定从容，虽然将零落成泥，任风霜雨雪欺凌，但不变的是那热烈的情感，顽强的生命。